

如影如痕

# 往事

刘 晴◎著

○ ○ ○

从上学开始，见到老师我总是低着头，绕着走。老师要是叫我，我就感觉一哆嗦。不熟练的口算，还没背熟的书；前天在楼道里跑，被值周生逮住了；昨天忘了带红领巾了；今天没带作业本……



YUANWENXUECONGSHU

华文出版社

Z 267  
1252

校园文学丛书 ■

# 往事

刘 晴◎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刘晴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如影如痕)

ISBN 7-5075-1904-X

I. 往...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220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06 印张 71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 目 录

|               |       |
|---------------|-------|
| 难吃的饭.....     | (1)   |
| 不哭的感想 .....   | (17)  |
| “笨笨”同学.....   | (24)  |
| 白帆的故事 .....   | (32)  |
| 金越的故事 .....   | (83)  |
| 语文课上.....     | (104) |
| 听谁的.....      | (107) |
| 淘气儿.....      | (114) |
| “王三快”栽了 ..... | (123) |
| 小白兔，白又白.....  | (126) |
| 老爸被我捉住了.....  | (135) |
| 雪.....        | (140) |
| 节 日.....      | (146) |
| 日 出.....      | (150) |

往

|                |       |
|----------------|-------|
| 曾哲叔叔.....      | (153) |
| 云 旗.....       | (159) |
| 阿健和他的演员公社..... | (163) |
| 银幕“陪衬人” .....  | (184) |
| 书生意气未能无.....   | (206) |





## 难吃的饭

上小学了，我的午饭成了父母的烦恼。学校规定，一年级的新生年龄太小，不接受入伙。那时，周一到周六，父母亲每天都要上班。爸爸或妈妈骑着自行车可以早送晚接，中午就没有工夫顾及我的午饭了。

小学校的门口是一条马路，马路虽然不大，可到了中午还是车来车往的，爸、妈根本不放心，也不会让6岁的我独自过马路回家的。学校附近有一个叫“白大妈”的，她开了一间“小饭桌”，中午许多没有着落的孩子们都是去她那里吃饭的。中午放学，白大妈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孩子们，点清了人数再带到她家里用餐，然后孩子们在 she 家午觉。这个“白大妈”，我在学校门口见过的，在家里也听说过父母亲谈论过。我知道



爸、妈要把我送到她那里去。那时候心里有些惴惴的，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是不愿意去的。而我的这种惴惴很快就打消了。因为去白大妈家“小饭桌”的孩子太多，她顾不过来，已经不再接收学生了。我心中窃喜，倒觉得挺好，不过这让父母又犯了难。

终于，爸爸找到了一个熟人，她姓任，是爸爸同学的三哥的妻子，爸爸给她叫“三嫂子”。她是我们小学的美术老师，妈说中午的时候让我跟着她吃饭。每到中午下课，我不用再出校门，直接到另一幢教学楼的美术教室去找任老师。我一进门，她已然把饭打好了。任老师说学校做的大锅菜太难吃，所以她每天都买韭菜馅饼，再买一份肉皮冻。我那时候倒也不觉得馅饼好吃，只是跟着吃了，然后再跟着她走到距离美术教室最近的男厕所里去洗碗，然后就躺在美术教室里6人一组的大桌子上午觉。当时因为认识老师的缘故，我也“狗仗人势”，大摇大摆地走进男厕所。

## 难吃的饭



有一次洗着碗，竟和一个高年级的男生顶了起来。那时候还是一年级的我看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觉得他们简直太高太大了。那个男生更是又高又胖，比我大出几倍。他很讨厌我用男厕所的水池，想把我挤出去。我才不会被她赶走，骂他是“大胖猪”，他还嘴说我是“小吊眼儿”！

一天上课的时候，全班同学谁也没回答上新学的数学法则，于是全都被罚抄 50 遍，第二天交齐。小小年纪，刚学会写字，这项功课简直是天文数字！中午吃完饭，我不能睡觉，就从作业本上撕下来一张纸，奋笔急书，想必那天中午全班同学都是这么度过的吧。一张纸写完了，我又开始在背面写，字写得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小，我心想这么多东西，还要写多少张呢？任老师问我为什么不睡觉？我把情况说了，她给我找来一叠画画用的白纸，让我把字写大。她说把字写大一点，老师一看写了这么厚一摞，也就不会计较够不够 50 遍了。





虽然换了大纸，忙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离老师要求的 50 遍还差得远呢！明天她问起来，怎么交差呢？爸给我出主意，就说忘带了，哪个学生能写完那 50 遍呢？



第二天，数学课上全班起立，一个人一个人地交作业。老师问谁写完了，居然有一个勇者！那人是学校另一位老师的孩子，我想大概被要求得比较严格吧。数学老师当然表扬他，还给了他 10 面“小红旗”。（那时候，老师为了鼓励上课积极回答问题，小测验 100 分的学生，用一个小戳子占了印油，印上“小红旗”做奖励，学期的期末，同学可以用累计的红旗换奖品。）那同学满面春风地上讲台领了“红旗”。其他人站着看他拿回了 10 面红旗，都咋舌，不知他是怎么写完的？难道他不要睡觉的么？

老师接着检查，同学中出现了分裂，有一部分和我一样，“没带”；还有一部分，自己报数，把抄好了的法则交了，当然都不够 50 遍的。老

## 难吃的饭



师说没抄完的部分就给免了。又一大批同学坐下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没带作业的人还站着。老师要求明天交齐 50 遍。我觉得有点冤，实际上我比那些人抄得还多呢！我左右瞥了瞥好朋友“兔子”，她也站着呢。如平常在课上一样，我们俩心照不宣地相互瞥了一眼，又是一起倒霉，心里不禁一笑！终于被允许坐下了。

这天的中午，我又是在任老师那里奋笔狂书。当时抄的究竟是哪一项数学法则，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大概这项作业我写了一个星期，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前，我终于抄够了 50 遍。（20 世纪 80 年代，没有双休日，星期六上半天课，学生下午有休息。）不然的话，下午还要留下来抄写，直到抄完为止。我算算，全班除了我和“兔子”也没有几位把冗长的数学法则抄写足够 50 遍的了。

我终于升上了二年级，到了可以在校入伙的年龄。父母一早替我交了入伙的申请，盼着早点



批下来，不再麻烦任老师。我在家里听见父母念叨，说给任老师送了粮票和钱，她都不要。



有一天下午放学，班主任拿了一叠本子，像往常留人一样，一本一本地念着上面的名字。被读到名字的同学留下了，其他人放学。想必他们是写作业写得不认真，才挨留要让他们重写的。我暗自庆幸没有自己，不用挨留了。不过“兔子”还是被念到了。我和“兔子”每天一起回家，无论谁被留下，另一个人都不会先走，就在学校门口等着。后来有人汇报给老师，说“放学不回家”，我和“兔子”又被批评一通。以后，我们就不会在学校的大门口站着，而改在回家的路上等着。这已是后话。那天，我照例地等着“兔子”，没过一会儿，她出来了，且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学校第一批入伙的名单批下来了——

首先批准入伙的是“区委”子弟。“兔子”的妈妈是“区委”的干部，她当然在名单之中。在中午没有着落急于入伙的学生中，这真是天大

## 难吃的饭



的“机密”。

回家以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老爸。老爸去了区教育局，然后拿着区教育局长批的条子去找了校长。校长颇有些奇怪地问爸爸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是干什么的？爸回答：普通干部。老爸回到家里说真可笑，他不问我是干什么的，问我爹。大概是看我年轻，不大可能认识局长吧。老爸说当时应该告诉校长，我爹是“人民公仆”——那他就会以为我爹是高干了。

过了一阵子，学校发出了第二批批准入伙学生名单，上面终于有了我的名字！我能在学校入伙，悬在爸妈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再不用麻烦任老师了。

有一天，不知怎的，整个操场、楼道、教室都飘着炸鱼的香味儿。学校食堂居然做鱼了！我和“兔子”馋得不行，痴心期盼着中午的美餐。到了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竟是一盆白菜！说低年级的同学（小学分六个年级，一、二年级是低





年级，三、四年级是中年级，五、六年级算高年级）年纪太小，怕吃鱼被鱼刺卡着！我和兔子目瞪口呆，闻着鱼香，咽着白菜，盼着早点升入三年级，明年就有资格吃鱼了。要多说一句，以后学校食堂再也没做过鱼。

我自从入了伙，星期一的中午就成了每星期必须经历的一关。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午饭一定是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写进了宪法，铁打不动。把一整个西红柿横竖切两刀，加上零星的炒鸡蛋，一起熬成大块大块半生不熟的一大锅。厨房舍不得放糖，弄的满楼道都是一股让人恶心的酸味儿。

我那个时候在教室里午饭，都要被老师或者班干部看管。午饭时间是专用的时间，只允许吃饭，不可以随便走动，想出教室只有上厕所和洗碗两个方法。不过，去洗碗之前都要把已经吃完饭的空碗向班干部展示一下，表明自己吃完了，不会倒饭，没有浪费。那么想突破关卡，把这些

## 难吃的饭



难吃的饭扔出去也是困难的。

多数时候，强忍着把那西红柿吃下去，可是它太多了，鸡蛋炒西红柿，大都是酸腥的西红柿罢了。吃到最后简直想吐。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把剩在碗里的西红柿一包，然后举手申请去厕所，再偷偷地将它仍到女厕所的垃圾桶里。慢慢的，这好像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办法。学校厕所里的垃圾桶就成为了浪费食物的“罪证现场”。这种事情干的太多，就被老师发现了，只好另想办法。先贼眉鼠眼地瞄瞄老师或者班干部，趁其不备把吃不下的菜藏在衣兜、饭兜里，装回家去。可是西红柿的菜汤儿总能渍进衣兜、饭兜。小学时的饭兜是妈用一块毛巾缝上皮筋做上的，那毛巾最爱渍进西红柿的酸腥味，就是带回家去妈给洗干净了也还是带着难闻的味道。背在身上去上学都觉得恶心。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毒药”。最让我恶心的是学校的西红柿，“兔子”最讨厌的是食堂做的



茄子，有的人无法忍受肥肉。

事

我就与一个“肥肉钉子户”探讨过：其实，吃肥肉，简单！你也不用嚼，生吞下去不就行了，大家不都这么吃么？要不就把它放嘴里，然后举手上厕所，再把肥肉吐厕所不就得了。或者就把肉挟在馒头里，吞下去。劝了半天，那人一连说了无数个不行，说一想肥肉那玩意儿在自己嘴里就恶心得不行，简直想“喷”。我心想连又酸又腥的西红柿都能吃下去，还怕什么肥肉啊？他反而问我怎么连肥肉都吞得下，却吃不下西红柿呢？

学校的饭是定量的，每人一份，无论喜欢与否，想要不要，都是这么多，必须吃光，还可以再加。为了能少吃点难吃的饭，同学默默地把自备的饭碗换小。这样一来，想盛进恶心的饭菜也放不多了。一时间，心照不宣地，凡是不爱吃学校饭菜的人，饭碗也一个赛着一个的小。老师都有很强的洞察力，看着一个一个的小碗，脸上有



说不出的不高兴。“你就用这么小的碗吃饭？”我不言语。“好，”她对负责盛饭的同学说，“只管给她盛！”好像我就是故意不吃饭似的。

学校食堂的西红柿虽然每逢星期一必然折磨我一遭，想来兴许是长期忍受到了适应，还有老师知道我就是不能擅长它的缘故，到了实在吃不下时刻，倒也网开一面了。反而一次“海带”却让我记忆犹新。

小时候妈带我去农贸市场或者杂货店，只要遇见海带我都避之不及，最最厌恶的就是腥味。正赶上学校那天史无前例地做了海带，我实在不能下咽。又赶上那天老师真的很认真。她拿了把椅子坐到了教室里。“刘晴，你现在吃的是饭，不是药！”她向着我怒吼。我更低了头，不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在怎么努力也不会大口大口地吞咽吧。午饭后是同学自由活动的时间，可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还在努力耕耘地吃着。就听“哇”的一声，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吃吐了。被吐出来的





东西着实落在了碗里，老师走过去，发了话，“刷碗。”如同接到了特赦，那白白净净瘦瘦的女孩，脸上还挂着两颗未干的泪珠，端起饭盆儿，慢慢地站起身，可怜巴巴地抽泣了两下，走出了教室。

再看另一边，他涨红了脸，一边吞着最后一口饭，揉着红红的眼睛，也终于吃完了。老师点点头：“刷碗。”那人也解放似的走出了教室。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没解决了。这次老师真的是跟我死缠到底了。我被请到了老师办公室继续吃，一直吃到了下午第一节课的结束。那顿难吃的饭，历时两个多钟头后终于被我吃完了。老师看见了我吃干净的饭盒，说了句，上课去吧。我走出了办公室。在走出来，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的那一霎那，我的心里一下子如释重负，从来没有过的开心，好像小鸟重新回到天空，又能飞了。

说实在话，被请去办公室也不算什么。一顿臭叱，写检查，对我来讲也都没什么。可怕的是